

● 陈丹燕 / 著

外滩

影像与传奇

黑白马赛克

Monochrome Mosaic

宿命

A Pre-destined Fate

不可能的世界

Beyond Reality,

纪念碑

The Monument

梦想的烟尘岁月

In the Rising Dust

怀乡痛

How Much and How Many Years?

跋外滩写作记

Postscript



I267/743

2008

外滩 影像与传奇

陈丹燕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滩 影像与传奇/陈丹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陈丹燕的上海)

ISBN 978 - 7 - 5063 - 4201 - 8

I. 外…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968 号

外滩 影像与传奇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陈晓帆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03

字数: 200 千

印张: 12.25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01 - 8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外滩一号。民国四年建立的外滩大楼。1928年坚固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1954年以后的大楼。目前正在等待一次新的改造——消费大厦遗留下来的海事时代式的奢侈。和后殖民时代的哀愁。这是一栋典型的外滩旧大厦。花岗岩的墙，巴洛克的面貌加上折中主义的混杂，爱奥尼克立柱。门楣上有被毁坏的痕迹，那是1954年亚细亚火油公司最终撤离时，将自己的招牌卸下带走时留下的。这是海事时代在外滩结束的标志。

■ 以及风。

■ 这雄伟大厦的底楼。时常有风贴着地面快快扫过。那是在有高大天花板的大厦里盘桓已久的风。阴凉整洁。浮沉着一种让人想起装饰着护壁板的办公室的气味。只是没有来自室外的烟火气，也没有来自不远处的江面上的土腥气。这就是外滩旧大厦里的气味，与安装了完善的通风系统的新大厦有所不同。

■外滩二号，上海总会遗址。这里曾经是外滩最老的外侨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里不接待女宾。也是外滩最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十九世纪末，这里的酒吧就已经有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吧台了。如今遍布全球的汇丰银行，传说中是在这里的一间吸烟室里的闲谈中诞生的。二十世纪初来到上海的英国青年，为这里远不如欧亚班轮的甲板上听说的妖媚放肆而感到失落。

■这里也是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孩子最向往的地方，这里曾经是肯德基家乡炸鸡的上海旗舰店。孩子们向往吃到地道的美式快餐，许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服务生在递给你食物时的美国式微笑。现在，这里是禁止闲人入内的危房，肯德基家乡炸鸡店的遗址。王家卫电影里通往2046的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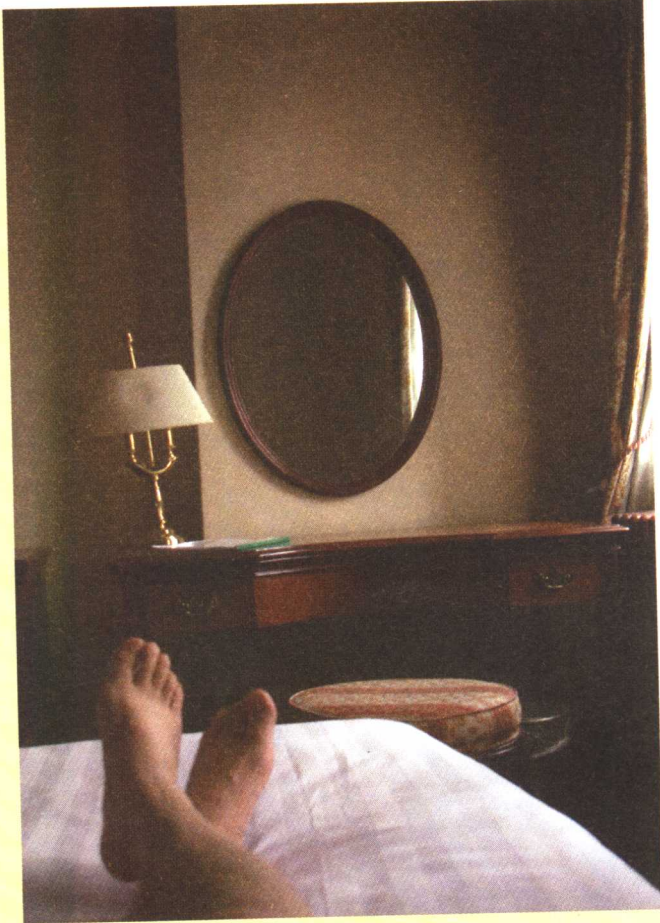


红旗飘扬在“外滩的老夫人”的屋顶上。

《字林西报》大厦曾被人称为“外滩的老夫人”，但却不知道由来。是因为它的姿态最复古，还是因为它的前身是上海第一栋高楼，或者因为它的旧主人是外滩最早的英文报纸。这样或那样的传说总是免不了的，但大多数都没有证据。

《字林西报》的记者们却为外滩留下了一些私人的回忆。在外滩公园有人注意到了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傍晚散步的女士们，她们穿得很正式，丝绸的长裙裾在夜色中泛出微光，令人想起了伦敦的摄政王公园的傍晚。在华懋饭店门口有人注意到了在二十世纪中的一个上午，一队国民党士兵带着机枪和骡子，试图征用饭店的屋顶花园。1951年，《字林西报》印行休刊辞，这份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正式退出外滩。外国记者们随后离开了。本地的记者们取了遣散费回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身都不再做新闻工作，而成为各家外贸公司里的职业笔译。

红旗飘扬在“外滩的老夫人”的屋顶上。她现在是一家保险公司总部。



■ 一间英式老酒店的房间。传说中的银质水龙头，特地从涌泉井输送过来的优质水，伦敦老酒店里必备的窗前卧榻，亚麻床单，如今全都没有了踪影。这是自然的。不过，英式酒店室内的那种幽暗却仍旧保留着，还有被一百多年来的英侨回忆录总是提及的江水的气味，那种冰凉的淤泥的水腥气，从狭窄的钢窗缝隙里钻进室内，它如同按在嘴唇上竖起的手指，提醒你，不要忘记，这里曾经是一片泥滩。

■ 酒店就要大修了，要恢复到三十年代末、大战前夕的面貌，那时它是远东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 春天正午的幽暗房间里，突然鬼影憧憧。沉默的镜子里一派喧闹，仿佛有人彼此正推挤着，争着要在镜子里显形。紧张的寂静中，自己的脚仿佛也不是自己的了，像是还有另一个人也静静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就要惊呼一声：“你是什么人？”



■ 1940年，租界已是孤岛，离开上海的国际班轮一票难求，大班们的家眷大多离开了日军包围下的租界，1940年的大班们仿佛又回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外滩，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从公事房出来，就去上海总会喝一杯。不过，有时他们聚集在华懋饭店底楼的英国乡村式酒吧里，当时这间酒吧叫马与马鞍，因为沙逊爵士酷爱赛马。那里还有充足的爱尔兰威士忌和谣言，有时能看到沙逊爵士从伦敦带回来的欧洲战事的新闻片。

■ 在那里聚集的，常常是反日的侨民，沙逊爵士在离开上海之前，常常到此地来请大家喝一杯，并鼓励惶恐不安的大班们稳住神，保持住往昔的骄傲，他认为日本人是绝对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他们终将被中国人赶出上海。

■ 酒吧的灯是当时的灯，酒吧里的八角台子也是从前的台子，吧台上不过比六十多年前多附了一层三夹板，略微变厚了几个毫米，爱尔兰威士忌和苏格兰威士忌并排放在酒柜里，还有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各种葡萄酒。

■ 现在这里是爵士酒吧。上海唯一的一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上海少年组成的老年爵士乐队在这里驻唱，演奏的都是美军太平洋军用电台播放的曲子。那几年，沙逊爵士在英国出版了他从上海带走的上百尊象牙雕刻图录，那是他最心爱的收藏品。

■ 这一夜，老年爵士乐队的核心人物因为年事已高，已不再演出。沙逊爵士已去世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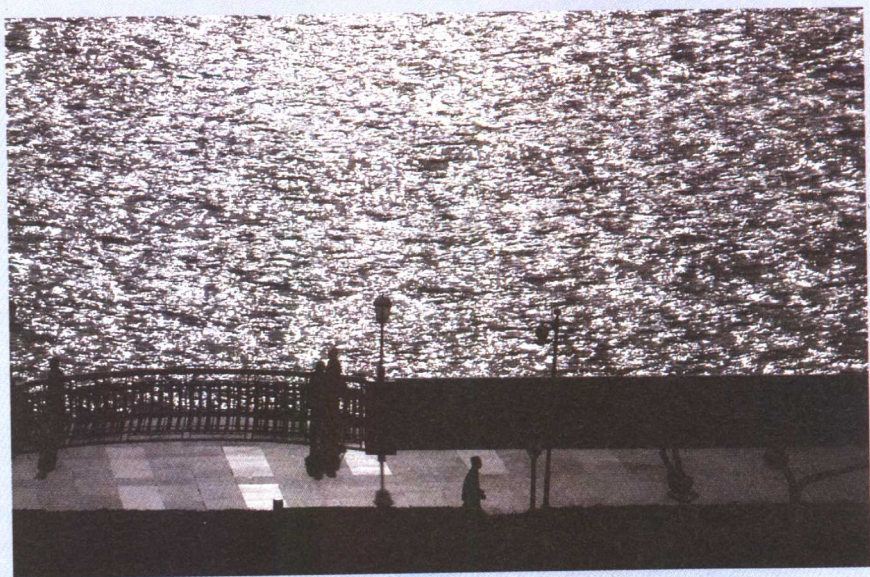
■ 2007年3月30日，上海外滩源。居民都已经离开，留下了整条人去楼空的街道，堆满各色垃圾的夹弄，和显得格外陌生的二十年代建筑。1846年，这里曾经是外滩第一块成为英租界的土地，1926年这里则是租界最体面的街道，博物馆，洋行，教会，领事馆，商学院，银行和剧场都聚集在这里。1949年，这街区的尽头曾经是共产党进入上海市区的最后一个战场，1960年以后，这里渐渐成为拥挤不堪的居民区，人们在嵌在墙壁里的美国保险箱里放换季的被褥，在主日学校的走廊里烧饭，在洋行窗外的小阳台上装上热水器，铺上瓷砖，改建成一个独立的浴间，冬天在巴洛克风格的窗台下吊着没有拔毛的风鸡和用小竹棍撑开肚皮的鳊鱼干。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这个街区被命名为外滩源，将要恢复它二十年代的建筑风貌。

■ 当六十年的岁月人生，留下一大堆垃圾，转身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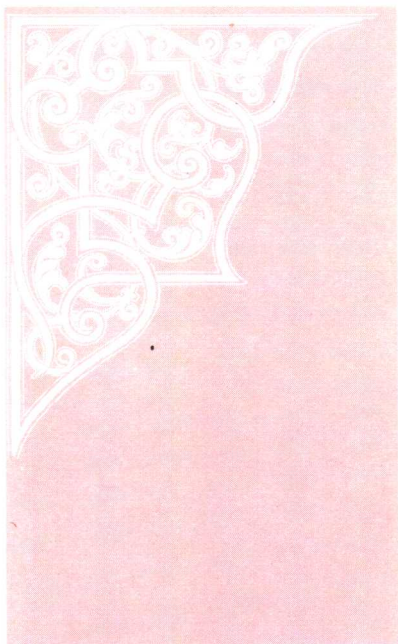
■ 这以后，你才能体会到二十年代建筑的陌生。继而，你才能体会到空洞：二十年代是什么？



■这是外滩三号在改造前的唯一一次晚会，由《费加罗夫人》杂志主办。已经拆空的大厦，已经到处都能闻到建筑垃圾的味道了：那是种凉飕飕的水泥气味，还有石灰的粉末气味。但这一切都夹杂在希尔顿酒店自助餐散发出来的新鲜罗列草，融化的忌司，烤乳猪的脆皮等等散发出来的香味里。当然还有客人们暖烘烘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香水气味，以及法国葡萄酒经过了口腔的温度散发出来的清冽酸气。当建筑垃圾的冰凉的气味和晚会奢侈的温暖气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外滩就醒来了。它海事时代油腻的机灵醒来了，它的金钱至上醒来了，它对冒险的热爱醒来了，它全无心肝的攫取和拓展的动力也醒来了。



■这是不安的江水，无声但不安地向前流去，无休止地目睹着外滩。它是一片李家庄潮湿的坟场，它是简陋的英国租界，它是英国的远东模范殖民地，它建立了远东最讲究的殖民地建筑，它被中国飞机的炸弹炸塌了房顶，它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它的旗杆上飘满了红色的中国旗，它的外墙上被简陋的十五瓦特的灯泡装饰起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个在美国诞生的劳工节日，它的屋顶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飘扬着法国葡萄酒，古巴雪茄，泰国兰花的气味，那是国际化的夜店一个接一个在外滩开张了。江水不安但无声地向前流去了。



目录



Monochrome Mosaic

第一章·黑白马赛克·3

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丧失的恍惚，黑白马赛克起伏颤动窗框外的外滩，他们像果戈理小说里那些抒情的插笔，游离于故事之外，模糊的诗意再次回到她心中，但已格格不入，谁能自语为主人，蒸汽轮长长的烟，外滩最旺的夜店，热烈而俗气的混杂与投机，屋顶红旗猎猎，幽微灯光和夏天明媚月色中到处遇到跃跃欲试的眼睛，孟买人幽暗的脸，副领事像一包砂糖沉入咖啡杯一样沉入人群，从一个小洞里看，才能看出世界自己的意义。

A Pre-destined Fate

第二章·宿命·39

宿命中的惶恐，谁在离开？谁在感伤？谁更不幸，东方航线上的通流，沙袋堆到了南京路口，葬礼，戴黑色高帽子的英国人，拎一只破皮箱来的冒险家，最后一个聚会，死一般的寂静和空洞眼泪，蓝天中排列成V字的美国飞机，中国风景的奢食，用碱水洗刷过的城市，宿命的疑问。

Beyond Reality

第三章 · 不可能的世界 · 89

在堤岸 · 92

公共客厅 白鹤亮翅 堤岸边的爱情 参考 小小球儿闪
银光 红绸

大楼们 · 110

成千上万只十五瓦的灯泡照亮了 宿醉 名片 一个不可
思议的笑 一间外滩厨房的传说 WELCOME

世界大同 · 130

黄浦公园 友谊商店 伤心者的心爱之地 超越者的梦想
之地 “世界大同”的幻象 1982年，外滩的不可能世
界：堤岸上的埃舍尔小人儿 外滩的不可能连接：东风饭
店里的埃舍尔瀑布



The Monument

第四章 · 纪念碑 · 163

天际线的纪念碑 · 166

江南的小家碧玉 原罪：鸦片与投机 外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错落有致的天际线：好像山峦一样 混杂就是骄傲 天际线的最后一笔：一座蓝色的琉璃瓦顶 红旗飘飘的楼顶

洋泾浜英语的世界 · 182

洋泾浜英语的两个解释者 通事们 瑟孩 职员们 侨民先驱赫格 中国生意人 买办 传教士 唱歌的姑娘 阿妈与主人 黄包车夫

纪念碑此起彼伏 · 206

在公园 在堤岸

洋泾浜生活的舌上纪念碑 · 214

爱德华七世大道小史 龙井茶里的牛奶和糖 侨民生活方式 热气腾腾的世故：上海式价值观 外滩的历史应该用洋泾浜英语写成 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广州 上海阿妈在美国 在红旗下一

绿色金字塔顶 · 230

金字塔和猎犬 维克多浴室纪念地 四个男人 1991年的那场化妆舞会 百年和平纪念碑

In the Rising Dust

第五章 · 梦想的烟尘岁月 · 245

梦开始的地方 · 248

M ON THE BUND · 262

外滩荣耀的复兴者 · 280

外滩源 时代拼图 往事的瓦砾 人去楼空 闪闪发光的寂寞

How Much and How Many Years?

第六章：怀乡痛 · 339

也许是鸦片的香气 他说着中文 穿了一条解放军的草绿色迷彩裤 从没对任何地方产生过宜人的归属感 他们提及的世界主义 与其说是一个名词 不如说是一个形容词 用来形容与禁锢截然相反的状态 没尝到过真正的思乡之痛 到底生活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关键的转变 蓝制服和红花面子的棉被迎风翻飞 一个双语者要付出的童年代价

跋：外滩写作记 · 365

Postscript

参考书目 · 372

- a. 外滩公园 → 黄浦公园
- b. 草坪与塔吊 → 塔吊
- c. 东方明珠电视塔
- d. 英国领事馆 → 上海友谊商店 → 外滩旧居
市政府机关
- e. 协和教堂 → 上海灯具厂 → 证券交易所 → 灯具公司台湾 → 外滩旧居
- f. 河滨大楼
- g. 工人公园 → 绿地
- h. 益丰洋行大楼 → 外滩旧居计划发源地
- i. 中国银行大厦
- j. 沙逊大厦 → 和平饭店
- k. 皇尊饭店 → 和平饭店
- l. 青洲利源行大楼 → 春江大楼 → 18 Bund
- m. 《字林西报》大楼 → 桂林大楼 → 友邦保险公司大楼
- n. 江湖关 → 上海海关大厦
- O. 汇丰银行大厦 → 上海市政府 → 浦东发展银行
- P. M on the Bund
- q. 3 on the Bund
- r. 上海总会 → 上海渔民俱乐部 → 泰康饭店 → 危房
- s. 洋泾浜河 → 爱德华世大道 → 延安东路
- t. 信号塔
- u. 码头 (前往海) → 码头 (前往内河沿岸各地) → 码头 (浦江轮渡)
- v. 中国城 → 德国租界点
- w. 四明公所 → 四明公所墓地
- x. 自善民大厦 → 上海大厦



时空突然纠结成一团，细密而奇妙的往事与现实如风般拂面掠过，飒飒有声，不曾料想地割裂出许多新鲜的小伤口，因而感到疼痛，却还有明显的释然。你以为是获得，但也许更是失去。